

风云文学丛书

鸿爪集

何必问



风云出版社

65
21

《白粉佳人》

李过



S\$ 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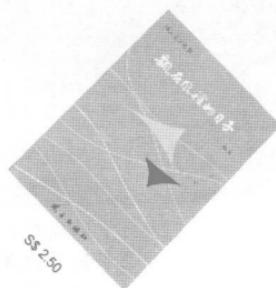
《鸿爪集》

何必问

S\$ 3.00

《飘在风里的日子》

柏青



S\$ 2.50



《啁啾集》

诸家

S\$ 3.00



《啼声集》

诸家

S\$ 2.00



- | | | | | |
|-------|-------|-------|-----------|------------|
| 掌 纹 | 火 把 | 望 景 集 | 稻 浪 与 流 泥 | 洪 生 小说 集 |
| (诗 集) | (小 说) | (散 文) | (小 品) | 孟 平 小说 集 |
| | | | | 岳 典 小说 集 |
| | | | | 孟 紫 小说 集 |
| | | | | 吴 登 小说 集 |
| | | | | 君 盈 绿 小说 集 |
| | | | | 范 北 羚 小说 集 |
| | | | | 江 凯 小说 集 |
| | | | | 赵 林 小说 集 |
| | | | | 韦 晖 小说 集 |
- 一园浓翠 (散文)
再见老师 (散文)
旋风五号 (儿童小说)
小红袍 (儿童小说)
玲玲的星期天 (散文)
井边集 (散文)

本地文学丛书

风云出版社出版

1	骑虎看花集 (杂文)	徐柏敷	\$ 1-20
2	芭野钟声 (小说)	江帆	\$ 1-00
3	法网 (小说)	江帆	\$ 1-90
4	近代马华诗歌选集 (诗歌)	李拾荒编	\$ 1-60
5	还乡 (小说)	寥原	\$ 1-00
6	落叶的日子 (散文)	章钦	\$ 1-20
7	亲情 (小说)	江帆	\$ 1-50
8	写在船厂的诗 (诗歌)	李擒白	\$ 0-90
9	风雨 黑夜 树 (小品)	李劲	\$ 0-90
10	园丘杂笔 (小品)	劳文青	\$ 1-20
11	铜像的故事 (散文)	奔浪	\$ 1-10
12	讨海人家 (小说)	李拾荒编	\$ 1-60
13	苗长 (小说)	雨川	\$ 2-00
14	赞雪中炭 (诗歌)	适民	\$ 2-00
15	神射手 (儿童小说)	江小川	\$ 2-00
16	老师错怪了你 (儿童小说)	岗虹	\$ 1-50
17	草霸王 (儿童小说)	江小川	\$ 2-50
18	樱花飘落时节 (散文)	风沙雁	\$ 2-00
19	玄隐庐录印 (篆刻)	周颖南编	\$10-00
20	自弹自唱集 (杂感小品)	陈彦	\$ 1-50
21	英桃枝的梦 (小说)	梅筠	\$ 2-50
22	那一豆灯光 (散文)	张挥	\$ 2-50
23	金鹰 (儿童小说)	江小川	\$ 2-30
24	书海寻晖 (书评)	诸家	\$ 0-50

凡向本社邮购·一律八折优待



风云文学丛书

鴻爪集

何必问

封面题字：潘受

风云出版社



序	凤齐	5	看自己的文章,一乐也!	21
文章难写	——代序	6	历史与你	22
人与笔		7	拔苗助长	23
言多必失		8	说 谎	24
自订稿费		9	我的初稿	25
不敢用笔		10	谁说我们来晚了?	26
用 典		11	言与行	27
天下至文		12	人话鬼话	28
人的嘴巴		13	谈 狗	29
天天见报		14	谈心胸	30
幼 稚		15	名	31
刀王之刀		16	自信与自负	32
写也难来说也难		17	天生我才必有用	33
小品文世界		18	福祸无门	34
呱呱叫·批评		19	言教不如身教	35
看别人·说自己		20	依理类推	36

人，都是痛苦的！	37	“十赌九输”新解	69
为什么？	38	等待的滋味	71
开玩笑	39	钱与学问	73
学问不像风	40	不是春天的春天	75
教子无方	41	同词不同义	77
小草的功劳	42	人才外流是好现象	79
看戏要当戏看	43	无谓的斗争	81
财神·死神	44	人生是个大骗局	83
骚扰死人	45	如果我是王大娘	85
“知己”新义	46	“瞎子找球”玩不得	87
自己有什么好	47	专家也是吃草长大的	89
青山含笑	48	忠恕之道	91
刀笔争辉	49	谁说新加坡没有文化	93
人弃我取	51	别用方言教华语	95
有为与无为	53	邯郸学步	97
投稿的态度	55	教师的工作	100
偶 感	57	告 密	103
新发现	59	两句话说了两千年	106
榴莲·磁铁·咖啡乌	61	如果许教授买的是股票	109
真名笔名都是名	63	弥留间的姚紫	112
无根论	65	气而写	114
万辣之王	67	姚紫，我想念你	116



风云文学丛书之 7

鸿 爪 集

何必问

主 编 ■ 李拾荒
封 面 ■ 潘受(题字)
出 版 ■ 风云出版社
59, Jalan Hitam Manis,
S'pore 1027
承 印 ■ 美中印务公司
定 价 ■ S\$ 3.00 M\$ 3.30
日 期 ■ 1983年1月(初版)
ISBN ■ 9971-944-13-8

序

何必问我写《鸿爪集》序言，我问何必问写些什么？
何必回答道：“何必问，要写什么就写什么。”

认识何必问，那是中学一年级，时是一九五四年。当时大家年少无猜，他常以风趣之言谈为同学开怀。后来各分东西，偶尔在报章看到他的文章，写些人生杂感，总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信手拈来，颇富哲理；字里行间，虽无风花雪月之情，但都令人回味。其文笔老练，兼带泼辣。一提起何必问，认识他的都说他的文章“怪怪”的，道人所不曾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常一针见血，煞是痛快！

这本小册子现在摆在你的眼前，何必问我，又何必问他，你自己快快看，慢慢评吧。

• 风齐

文章难写 ——代序

说文章不难写的人，若不是他自以为文才高人一等，那准是他得“报”独厚，这里有个小框框，那里有个报屁股，给他涂涂写写，点点骂骂，乐昏了头时说的混话！

文章千古事，岂是轻易为的么？若然，古今中外，文章之篇数何止恒河之沙数，然，传世之作，又何其少哉？

是故，说文章不难写的人，其实，他的确也知道文章实在难写，他只不过说说句反话或写写句戏言吧了，要不，不朽的文章是如何的一个写法，甚至，连文章的门槛在哪儿，恐怕他还摸不着呢！

建一间房屋，只希望它“大限”个三五十年，都必须把地基打好，都必须有真材实料，要不，造了还必须面对倒塌的危险呢！

写一篇文章，又希望它传颂千古，岂是一个胸无点墨，口无遮拦，品德不修的狂妄之徒能为的么？

何必问

人与笔

笔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握死的笔，写出来的文章又是怎样的呢？是死的呢？还是活的呢？

是死；是活，那就要看那篇文章是人写的呢？还是笔写的？如果说，那篇文章是人写的，那么，文章就应该注入人的血与肉，文章就应该赋予人的面貌与精神，这样，文章便是活的了。

反之，写文章只靠那根秃笔，任你博古通今，任你精通十八般武艺，任你妙笔生花，任你挥洒自如，到头来，纵算你著作等身，但那些东西仍然是没有生命的！虽然，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可以存在，一样可以现世，但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充塞，因为，这些垃圾似的东西，没有它似乎比有它更好些！

言多必失

写文章若单以字数取胜的人，我建议他早日去种稻米，因为，无论他如何善写，总难与稻田里的稻米比多。

虽然，稻米的品质也有上中下之分，但只要新鲜干净的稻米，于任何人都是有益的。所以说，稻米多无论如何都是好的，它除了可以自己食用，又可以充实国库，或救济救济一些在饥饿线上的灾民。

但字数多，那就不一定是好的了，而且，可能坏的成份更多些，因为，“言多必失”是千古的明训，即使其文章里句句是实话，字字是真言，它也未必对人人有用呀，但只要你去翻它，去读它，那准会花掉你的时间一大把，值得吗？你自己去估计吧！

自订稿费

别的交易，大都是双程方式，即由卖方开价，买方还价，合则一方付钱，一方交货，银货两讫，皆大欢喜；不合则货是我的，钱是你的，一拍两散，不得闲话。

独写文章投稿却另具一格，一篇文章投至报馆，其命运或是投篮，或是入海，或是粉墨登场，这是老编的高兴，给你多少稿酬，又是馆方的喜欢，总之，作者不得牢骚，不能过问。

因此，我有一个奇想：既然画家们可以自订他们的画价，作家们何不也来个依样画葫芦——自订稿费呢？若是说，我们写出来的一篇东西，连自己想要多少钱，自己都不敢说，或不好意思说，那我们还希望有谁会来替我们说呢？若是说，写文章的人个个都是清高的，或是“爱在心里口难开”，那么，以后就免唱文章不值钱的酸溜调啦，因为，清高已经是写文章的人的无上代价了！

不敢用笔

人，真正的空着肚子或吃得太饱的时候，都是跑不动的。人要跑得动，跑得快，那就非等到吃饱了，休息后才可以。

没读书的人，脑子空空的人，写不出东西，那是当然的事耳。但是，书读多了，满脑子都是别人的学说，或别人的牢骚，到时，恐怕也写不出文章来呢，即使可以写，但可能都是写别人的话，而不是自己的意思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过去，很少看文艺书籍，也很少接触写作的朋友，既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管天南地北，只看到的就涂，想到的就写，胡扯胡诌地涂涂写写，虽然不象样，毕竟也写了一些东西来。而现在呢，也看了一些文艺书籍，也识了一些写作的朋友，奇怪的是，反而畏缩起来了，不敢乱乱动笔了，因为，自己觉得，要说的别人早已说了，要写的别人也早已写了，而且还觉得，即使自己来说，自己来写，也未必比别人说得好，或比别人写得妙。

用 典

有人写文章动不动就喜欢用典。用典，如果是非用不可的时候用，那的确可以使文章生色不少，但作者用典，如果只是为了炫耀其渊博，或故意卖弄其学问，那就不足为训了。因为，前人所留下的典故，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只懂得一味引经据典，而没有去加以批判，那是最要不得的学习态度，更糟的是，有的人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呢！可是，这样一来，可能以讹传讹，误了不少苍生，而还不自知呢！

要知道，文章是写给普通大众读的，而且，它应当负有教化的作用，否则，它将失去写文章的意义。如果读者已经懂得了你写的那许多古典，那他读不读你写的那篇东西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如果读者根本就不懂得你引的经，据的典，是如何的一回事，那他读了你的那篇东西，也是白读的，因为，他得不到什么嘛！

用典，其实并不坏，坏的是滥用典，尤其在一篇文章里用了好几个典，那就更教人吃不消了！

天下至文

有菜，没配料，尚可以吃，依旧可以填饱肚子，维护健康；有配料，而没有菜，那就只好有看的成份了，当然，看也有怡神冶目的功效，但那却是肚子饱了以后的事了。

若是有菜，有配料，又有水、火、油、盐等备用，再加上一个精明的厨师，经过他的妙手煮煮炒炒后，那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上等好菜了。这样一来，它不但可以满足肚子的原始需要，而且，对视觉、嗅觉、触觉，都是无上的享受呢！

至于，写文章嘛，重情者则喜抒情，文章结构上，美是够美了，但内容方面，却恐流于空洞无物，这就是所谓的美中不足的地方了，偏理者又爱说理，内容上是充实得多了，但结构方面，又怕平铺直叙，欠缺文采，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写文章，若能做到情理兼备，雅俗共赏，那必是天下之至文矣！

人的嘴巴

人的嘴巴，横竖来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好，说歹，都是人的嘴巴！

你写文章替当家者说话，人家说，你谄媚，你是御用文人，人格文格皆贱，不足取；反之，人家说，你很挑剔，你不合作，你是十分危险的人物！

你说你写文章不为什么，只为兴趣，只为抒发自己的情怀，只为发泄自己的苦闷，只写自己的境遇，你不稀罕那几分钱的稿费，人家说你是自鸣清高，故做鹤立鸡群状，不吃人间烟火的怪胎；如果你在稿末注明把稿酬捐给某慈善机关，或某团体，或某人，人家又说你是猫哭老鼠，你是在演戏，目的是沽名钓誉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说，你写文章单纯是为了捞稿费，人家又即刻会竖起嘴来说，你是面目可憎，铜臭无比！

写文章，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管你给的是什么答案，人家的嘴巴照样可以说好说歹的！

天天见报

有人以为写文章能写到天天见报，那便是了不起的事，那便是大作家了。

其实，我就不以为然，因为天天见报的文章，并不能证明它是好文章，最多只能说明它是没问题的文章而已，其他的，还要交给读者去批判，还要待时日去给它定夺呢！

所以，我虽然羡慕写文章写到天天见报的朋友的才华，但我却不特别欣赏天天见报的文章。

朋友，别以为我在喝干醋呀，事实就是如此，世间，真正好的东西原本就是很少的，物品如是，友情如是，爱情更少，文章又岂能例外哉？

虽然，我自己的文章，还没办法写到天天见报的地步，但是，纵然有一天，我的文章也能天天见报，但我敢现在就肯定，那一定有很多篇是不好的，最多也只能与其他天天见报的文章一样，没问题而已。